

傍晚小雨。打开日历看，发现清明节已经过去多日，“禁足”防疫的日子里，时间仿佛也被叫停。

这个时节的谭坪垣，满世界都是苹果花，看着眼晕，闻着醉人，走在路上都感觉踉踉跄跄。往常坐在院里果树下的我奶奶，今年却没了。

奶奶去年底重病一次，手机上跟我视频。红绸彩缎的寿衣已经上了身，脸也浮肿，人在炕上坐，堂弟在身后半撑半抱，姑姑叔叔们在身边围着。堂弟说：想再看你一眼。奶奶看着我，只是看着，不说话。平日里靠说话过活的我，只觉得喉咙紧、声带抖，话却说不出来，眼前一片模糊。

一夜辗转，等待一个可怕的电话。第二天，横下心没回家。五年前说好要过100岁大寿的，我不回，指定她不能走的。第三天，奶奶果然转危为安，心想上天眷顾老乔家，这个年过得舒坦。现在想来是误判了。老人家只是不想搅害全家近百口过不好这个年，所以一直撑着。其实腊月里就跟父亲说过：不想在了，走呀。

晋南春早，正月末已是气清天明，勃勃生机开始在垣上涌动。老人家择了一个吉日自己走了。是个早晨，一路上都是阳光，温暖而明亮。

23年前我爷爷去世，奶奶跟我说：你爷爷一生多难，未得高寿，他走了，我要替他好好活着。今年花落颜色改，明年花开复谁在？这是我奶奶看到的第95个春天。

同事和朋友都羡慕我，羡慕五十多岁的人还有奶奶。大家都知道人活着不易，其实活久了更难。奶奶生于民国十七年，那时整个山西都是战场，先是二次北伐，后有中原大战，晋南似乎都未曾幸免。

日本鬼子入侵我们这一带那年，奶奶10岁。战争持续了8年，她在颠沛流离中长大。“跑贼”两字，一生都刻在记忆中。奶奶娘家靠近王勃老家，吕梁山和运城盆地的交界，

雨还在窗外落着，夜半钟声一下一下，撞在心坎上。大抵，这个时候还不睡的人，多半都有颗孤寂的灵魂吧。

今夜的失眠，似乎与酒有关。好友的饭店今天复又开门大吉。宅家两个多月，到市井喧嚣里走一圈也挺好。

对于酒文化里的酒，我是发过誓不再碰的。节前与京城回来的文友小聚，喝了一点啤酒，回来打了三天点滴才恢复。年龄渐长，开始学着拒绝，开始做减法，越来越排斥参加一些群体活动，尤其是酒场。遇到非去不可的，也开着车去可以理直气壮不喝。心之所适，即为安处。

今晚的祝酒辞，却出人意料。老友相聚，仿佛初见，以往叽叽喳喳的一帮人，现在每个人说出的话竟然都有其各自的一番深意。情之至者，在乎性情，看来经历过这次疫情，大家都活得更通透了啊。一说：人生只三日，一日诗、二日酒、三日死，无法拒绝。

第一日，饮一小口：一弯新月、十里桃花，我很欣

慰我还欢喜着这些微小却美好的事物。仿若一朵花开了，一朵花又落了，诗原本就是大寂寞，也是大慈悲；第二日，饮一大口：所谓写诗的人（只是写诗，不是诗人）就是不一定非得用语言来表达自己，而是让诗意去照亮冷冰冰的文字。慢慢地，它们就开始有温度、有情怀，也有了爱；第三日，一饮而尽：所有的美只在瞬间，盛开的刹那芳华。生命亦是。自呱呱坠地那一刻起，便已注定生来如此。活好当下，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期许——没有过去，不要未来，只爱一个平平实实的现在！

这酒啊，还是喝半醉的好，多了就醉；这爱啊，还是信半真的罢，深了就碎。这世间事啊，你和它计较它是那个样子，你不和它计较它还是那个样子。且念一阙词吧，“浪花有意千里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，一竿身，快活如侬有几人？”

念下有心，一念千回。他们说：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。而我窗外的雨，还一直下。



乔傲龙

我们叫“前山”，且有战乱，必当其冲。“跑反”一般是朝我们家这边，“前山”人称为“后垣”。日本投降那年，奶奶嫁到我们家，新的战争又开始了。三年，一个在战场上生死未卜，一个在谭坪垣上望眼欲穿，这是那个时代的新婚别。无定河边骨，春闺梦里人，战乱年代是大概率事件。村里和我爷爷一起离开的两个后生，一个再无音讯，另一个重回谭坪垣已是几十年之后。我爷爷还算幸运，盼来了铸剑为犁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爷爷在监狱里一蹲就是五年，奶奶一个人拉扯着父亲、姑姑和叔叔们，上面还有老爷爷、老奶奶，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。爷爷捎信到家里，让把小叔送人，奶奶没听。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小叔会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也不敢想。但在奶奶心里，一家人，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。

“文革”刚结束，公社煤矿急着用人，想到了曾在县里当过手工业局长的我爷爷。爷爷应承了，但有条件。这就是我爷爷，一个拿命开过玩笑的人，开个条件也不算啥。而公社竟史无前例地接受了这个“胁迫”，于是我三叔被特许进入公社的高中读书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公社是啥都有点

蒙，顺带补一句：就是乡镇，那时全称人民公社。而我三叔后来之所以考上大学，显然是因为他父亲的眼力和远见。

爷爷恢复工作没几年就得了癌症，奶奶伺候了整整17年。生病的人脾气都不好，却没听过奶奶一句怨言，多的时候是沉默。1999年爷爷去世。奶奶常对我说，你爷爷可不是一般的人。在奶奶眼里，自己的男人是条好汉。

此后23年，是奶奶一生中最安静的岁月，其实她很孤独。老伴先走了，儿孙们花落四方，天南海北各自打拼。每次回家，看到奶奶坐在门前的树下，不说我也知道她心里有期盼、有想念，但她从来没有说过。我奶奶从来不是个慈祥的人，生活也没有给过她慈祥的机会。若无这分硬铮气，她活不到95岁。唯一的一次是她临走前，电话里跟我说：都好久没有见了。

当你心慈的时候，命运决不会手软。现在想来，这可能就是预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一生不曾向命运低头的我奶奶，大约知道不久于人世，终于丢掉刀枪难入的铠甲，不再掩饰内心深处脆弱的温柔——如果想念儿孙也算示弱的话。

奶奶90岁过寿时，我说向老天再借10年。遗憾的是只借来5年。其实我应该高兴，奶奶活到95岁，已经是我们家最长寿的老人。壬寅虎年，属龙的我奶奶，一个泰山压顶仍凛然的坚强女人，拂去95年的人世尘埃，从我们家的人，变成了我们家的神。

生前未尽孝，才有死后的伤心。我父亲就不曾流泪，爹娘都是在他怀里走的。而我，灵前三拜九叩，已是泣不成声。我请乐队奏一曲《百鸟朝凤》，人歌人哭中，送老人安然上路。我们家的老凤凰从此涅槃。世上没有乐土，愿天上亦有人间。霄壤九重，此后必是阴阳永睽违，但人生不过百年，总有相见的那一天。

所以奶奶，从今往后我替你活着，就照你的样子活。

可是又有什么办法？后来，一位所领导同意接受这些书，何泽慧很高兴；谁知此事还没有办成，那位领导离任了。于是，这些书如何保存又成了问题。

#### 荷风永存

直到90高龄时，何泽慧仍然每天早早地就去高能所上班，所里要给她配车，她不要，仍是坐班车，甚至是挤公交车去上班。中午她就在食堂吃饭，然后买两个馒头带回家，晚上一热，就算是晚餐了。许多人对此都感叹不已。她在清华的老同学，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“863高科技计划”倡导者之一的王大珩院士曾有诗曰：

春光明媚日初起，背着书包上班去。

尊询大娘年几许，九十高龄有童趣。  
毕生竞业呈高能，尤庆后继茂成林。

夕阳照晚红烂漫，赞我华夏居里魂。

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何泽慧不老的精神风貌。

何泽慧质朴无华，有人说她就像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的孩子，只讲真话，不管时间、不管地点、不管对方的职位。有一年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到家里看望她和钱三强，她劈面第一句就是：“我给你提个意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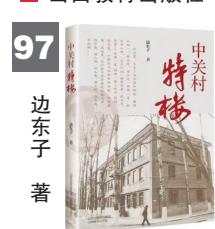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名女科学家，何泽慧一生都坚持着为女性争地位，就连清华大学校庆时，请她题词，她还“不合时宜”地题写了“男女平等”四个大字。现在的清华大学当然不

■山西教育出版社

97

边东子  
著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

连载

会再把女生驱逐出去了，可是细细想想，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，是不是仍然有搞科研，学物理，女不如男的想法呢？作为一种警示，一个提醒，何泽慧的题词其实也并非不合时宜。2011年6月20日，何泽慧院士走完了可能在她自己看来是很平常，但实际上却是很不平凡的人生路。

■北岳文艺出版社

97

张卫平  
著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

正在这时田掌柜回来了，听见里面的问话，在门外说道：西关张来顺张师傅，那可是咱兴县城里的一把刀啊！

田掌柜进了门看见屋里这么多人，白宝明给他介绍道：这是县长，这是我们银行的经理刘先生！

田掌柜显然听过白宝明的介绍，立马堆上

笑：贵客贵客！我说今早上喜鹊怎么叫个不停呢，原来是贵客光临。

田掌柜两只手不知该放在哪里，想招呼大家屋里又乱七八糟没个地方，急得头上快冒出汗。

张干丞弯下腰看着地上的零件说：田掌柜，机器啥时候能修好？

田掌柜擦擦头上的汗：问题不大，换几个零件，马上就好！马上就好！

张干丞站起来说：田掌柜，有批货近期要印，有把握吗？

小鬼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窜过来，要趁着他们没来争分夺秒印出票来，八路军需要、县大队需要……大伙都急等着用钱呢。

田掌柜看住张干丞说：这个把握还是有的！纸张呢？铺子里有点存

货，我刚刚出去找了几桶油墨，只要把版拿来就可以印了。

刘象庚返回头：宝明，那就请张师傅下午到银行来。

白宝明：好嘞！

田掌柜看住张干丞：时候不早了，我田某人做东，请各位到复兴隆一聚如何？

张干丞向铺子外面走去：谢谢田掌柜的美意！只要你田掌柜能把这次活儿干好，县政府不仅要请你，还要奖励你！

田掌柜点着头：谢谢县长大人！

张干丞说完和刘象庚几个离开兴隆。

田掌柜看着这些人走远了，才掏出手帕擦擦头上的汗。两位伙计看见了，低头抿嘴笑起来。

白松青



1985年9月3日有一篇《日本战犯的下场》，作者杨寿林，他是当年国际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助手，早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，参与东京大审判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。足见当年的这些青年才俊学术功底是何等了得。

当然也有一些查询不到的，如1984年8月19日，作者王君燕写的一篇《延安的第一架钢琴》，说的是1939年一位重庆爱国人士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，运至延安，成为当时唯一一架钢琴，延安所有人都聆听过这架钢琴的乐声。1945年胡宗南进攻延安，埋入地下，从此失踪。这篇文章有非常翔实的史料价值，作者肯定经历了当年此事的人，但网上检索，没有找到与之相匹配的“王君燕”，深感遗憾。

“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”，这些作者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历史，而是老一代学人的责任、风骨、水平。优秀的作者队伍，才能传播出高质量的声音。尽管已过去数十载，今天读来，依然对他们充满敬意。

本版插图：朝曦